

首先是鑑別種類確定效力，這是一般人民所感到最困難的問題，因此先予之解決，使人民不致誤用，而遭受到損失和毒害。

其次是推廣種植以應需要，種類和效力確定後，用科學方法推廣種植，並將成果上繳，以便統一配售，供諸需要。

最後是化學提取和研究，研究有效成分的組成，分子式，構造式並設法合成而應用，這種工作是比较困難的，不能應人民的急需。

他們在研究工作中表現着幾個特點：

集體主義——草藥的範圍很廣，研究必須是配合的集體的，因之就包括了植物學家，農學家，氣象學家，生理學家，藥理學家，化學家，藥學家以及臨床醫學家，共同配合研究，使研究更徹底更全面更有效而迅速，在研究的過程中沒有以誰為主，孰輕孰重的問題，而大家一致的目標是解決共同的問題，為人民而服務。

結合需要——蘇聯藥學研究的三大方針是研究抗高血壓，抗結核及抗腫瘤三大疾病的藥物，在化學藥物，研究方面或草藥研究方面，都是環繞着這三大方針而進行，這三種疾病不僅是蘇聯和捷克人民的大敵，而全世界人民都受到這三種疾病的威脅，他們的草藥研究不僅是為蘇聯和捷克人民利益，而是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。

結合生產——研究草藥結合生產，因之他們研究工作不僅有了試驗室，機器廠，也有實驗藥園，和試植藥場，並且要大規模的種植以供需要，因之在捷克有農業部合作而推廣，在蘇聯則有集體農場大量的種植，這樣研究與生產相結合，更豐富了研究內容和實質。

中國是一個產草藥最豐富，用草藥最久的國家，草藥即中藥研究和整理的責任是荷在我們藥

學工作者們的肩上，我們是義不容辭的。整理研究中藥之道，毫無疑義的是要走蘇聯的道路要學習蘇聯。解決整理中藥，必須首先解決下列三個問題，第一是研究方向問題，研究整理中藥要走什麼方向呢？肯定的說我們整理研究中藥方向首先是鑑別種類，確定效力，推廣種植，改良劑型，以供需要，而不是化學研究。只有先解決了人民需要，然後再從事化學研究，因為植物成分是極為複雜，從化學方面研究，往往數年而無結果，甚或提取出來的成分，在藥理上可能是無效的，因之走化學路線是遲緩的，不能馬上解決人民的需要。

第二如何集中力量，集體研究：——中國的人才少，事業大而多，如何少擺攤子，將研究所需要的各個專家共集一堂，解決人民所需要的問題。

第三如何打通醫師們的思想，應用中藥：在研究過程中，臨床試驗是必需的，但是有些醫師們在思想上存在着中藥不科學，有危險等想法，因之對於中藥不肯作臨床試驗，這對於中藥研究整理是有阻礙的，這個責任是在我們藥學工作者要怎樣努力，將研究的成果，使醫師們有科學的根據而使用。

中藥的歷史悠久，種類衆多，有效的有價值的也不在少數，而古方古藥流行於民間更多而廣。十月革命以前蘇聯一般勞動人民，農民也是採用古方古藥。十月革命以後，蘇聯的科學家們對於草藥，古方古藥則用科學方法大力整理研究，告訴人民取捨之道，何者可用，那些不可用，因此在今天蘇聯應用的草藥已都經過了科學整理。我們應該逐步地按照蘇聯整理研究草藥的方向前進，使我們的中藥，經過一定時間之後，亦都獲得科學的整理。到那時候，中藥所發揮的效能，將會是更大的。（原載藥學通報第12期）

## 我對改變中藥劑型的一點經驗

趙忠敬

二十年前，我曾從事改變中藥劑型工作應一家中藥店的聘請，做了些藥片、藥丸、藥水，各種劑型的成藥，但在舊社會裏，有錢的人，都不肯買，他認為非貴重藥品不能愈病，非外國藥品，不算貴重，因此中藥製劑，只有勞動人民服用，勞動人民購買力不大，資本家因獲利不多，也就不願意幹了。

抗戰期間西藥來源缺乏，我會用中藥製造西藥代用品十餘種，試驗效果良好，商請藥店出資製造，但藥商以空前創舉，恐未必獲利，因也不願設廠製造。

解放後，在毛主席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，人民政府重視人民的健康，注意祖國科學的遺產，因此有悠久歷史和科學根據的中藥，有人研究提倡了，加以各地中醫院中醫聯合診所，紛紛成立，使用提煉中藥更感需要，我在羣衆中醫聯合診所，除擔任內科醫師外，並兼改變中藥劑型工作，使用以來，療效很好，對於公費

醫療的同志更為歡迎，診所內有提煉藥及原生藥兩種，由患者自由選擇，不但使患者感到便利並且在療效上亦較煎劑為高。

一九五三年夏季，小兒患腹瀉發高熱的很多，體溫往往高至四十度以上。有的組二三十天尚不退熱，用防風葛根流膏各三西西，（係用水提煉，每二西西，合原藥一錢）體溫即迅速下降，用防風葛根原藥各二錢水煎服，尚不如用流膏各三西西效力之大，且多有嘔出無效的，原因係病家不諳煎藥方法，煎水太多，小兒不易服下而嘔出，或有效成份尚未溶出，或有效成份揮發，效力減損，不如提煉藥全部有效成份，皆已溶出，量少易服，所以使用提煉藥，比直接使用生藥，可以經濟很多，為了發揮中藥的優良成份，響應增產節約的號召，深望全國衛生工作者，在中醫藥科學化，西醫大衆化的號召下，為創造新中國的醫藥而努力。